尚書孔傳參正

甘誓第二

夏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甘誓

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史記夏本紀啟卽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淮南齊俗訓昔有扈氏爲義而亾高誘注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亾之高用今文說與史記合釋文扈馬云姒姓之國爲無道者呂覽高注有扈夏同姓諸侯與注淮南略異與馬說合墨子明鬼篇引此經作禹誓莊子人閒世篇禹攻有扈國爲虛厲呂覽召類篇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說苑正理篇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有扈氏請服皆以爲禹事呂覽先己篇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孫云相當爲柏謂伯禹也以甘誓爲禹誓當本古文書說莊子旣云國爲虛厲則有扈滅於禹時不應啟復伐之皮云古者天子征討諸侯誅其君不絕其後若舜伐三苗禹復伐三苗周公踐奄成王復踐奄(見多士多方二篇)觀皆其明證又或別封一姓仍其國名不改如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國仍號唐之類則禹伐有扈何必啟不再伐且高誘今文說以有扈爲啟庶兄則禹或滅有扈以封其庶子至啟卽位不服而啟伐之亦未可知馬鄭古文書序與史記同是今古文並無違異墨子引此經爲禹誓或所傳異耳蔡邕銘論云殷湯有甘誓之勒甚殷湯時曾以此勒銘馮衍顯志賦云訊夏啟

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注謂夏德之薄同姓相攻蔡邕所用皆今文家說也穀梁隱八年傳云誥誓不及五帝范甯注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誥誓尚書六誓七誥是其遺文據此則夏以前無誓而啟作誓是帝典始傾矣釋名釋言語云誓制也以拘制之也楚詞天問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注謂扈本牧人逢時為侯啟攻之於牀擊殺之逸習今文其說當有所據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大戰于甘乃召六卿今文與古文同○大戰于甘者夏紀如此

疏見大戰者白虎通誅伐篇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孫云夏紀云將戰是未戰也未戰稱大戰者謂天子親征之師故大傳以戰為憚警之不以為鬬也書疏引鄭云天子之兵故曰大白虎通三軍篇說為天子自出也是今古文說同于甘者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下班自注云古扈國有扈谷甘亭雝訐跉夏啟所伐此今文說說文扈下云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雎 續志右扶風鄠有甘亭案鄠縣故城在今鄠縣北夏為扈國殷為崇國周為豐邑釋文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此古文說故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甘亭在縣南呂覽云甘澤者垷水經渭水注云渭水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又北逕甘亭西亭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甘水又東得澇水澇水北注甘水而亂流入於渭卽上林故地也○乃召六卿者夏紀云乃召六卿申之史公說為中之者孫云史記孫子傳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六

軍吏士多必告六卿使申令也六卿者詩棫樸疏禮曲禮疏引鄭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曲禮疏又引鄭注大傳夏傳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皮云鄭據周制上推前代以爲虞夏皆同大傳亡佚未知其說如何而以今文家說推之必不同鄭說何以明之大傳云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鄭注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據鄭此注亦以爲夏時有三公九卿無六卿矣天子三公九卿大傳外又見於異義引今文尚書夏侯歐陽說禮記昏義篇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白虎通封公侯篇其說相同自虞夏至周初官制皆然大傳太誓篇曰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史記周本紀漢河內所出太誓其文皆同牧誓亦曰司徒司馬司空是周初止有三公無六卿也立政曰司徒司馬司空是文王時亦止三公惟顧命曰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師伯畢公衛侯毛公則在成王崩時周公制禮之後爲周有六卿之塙證異義引古周禮說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是謂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古周禮說乃周公制周禮之法不可以檄前代並不可以例周初許以古說爲周制則今說爲前代制矣鄭駁無攷據鄭注大傳以三公九卿爲夏制則亦必以古說爲周制其於許君無駁可知特解此經六卿與義和四子誤以周制說虞夏制耳兩漢今文家說以義和四子爲司天之官禹稷契等九官爲治民之官初無六卿之說三公之名爲司徒司馬司空亦未分別九卿之名惟王莽所定官制以義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子虞爲六卿又置

三公司卿以擬三孤合爲九卿莽用劉歆之說兼準周禮非用今文尚書異義引古周禮說當亦出於劉歆然周官有六卿而無三公三孤周官中屢言孤卿而不言孤有三人亦不以六卿合三孤爲九辨見王引之經義述聞是九卿與六卿初不相蒙莽蓋參用尚書周禮而傅合爲一耳班作百官公卿表乃沿莽制之誤以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合六卿爲九鄭注周禮亦用其說又稍變之以說虞夏之制鄭言六卿無羲和較莽爲勝而又加以司馬司馬之名不見於尚書惟緯書有之稷爲天官亦出緯書然緯書並無六卿之說且鄭解堯典以羲和與仲叔四子爲六卿解夏書又以后稷司徒之屬爲六卿案書序云羲和湎淫則羲和之官夏時尚在何以又不在六卿之列此鄭古文說不及今文家說之可信也今文說夏止有三公而此云六卿者穀梁傳古者天子六師言古者則前代相同六師卽六軍白虎通引穀梁傳正作六軍鄭以六卿爲六軍之將是也以爲后稷司徒等官則誤其所以致誤者在誤解周禮軍將皆命卿句不知周禮之鄉大夫亦非分職之六卿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司徒以歲時上其書小司徒之職曰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則六鄉大夫當爲司徒之屬官明甚云命卿者蓋假以卿名使爲軍將耳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六卿卽六鄉之大夫夏制與周制當同大傳以爲夏有九卿則六卿或於九卿中擇用六人或別有六卿亦未可知要與羲和四子后稷司徒等官無涉也魏劉劭爵制云故啟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爲將者也其說不誤羅泌路史云蓋大夫在軍爲將如齊以高子國子各卒五鄉或六卿外別有此六人無事掌其鄉之政屬於大司徒有事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爲之軍將屬於大司馬耳用

兵之時事統司馬孰有天官冢宰更從屬於司馬哉

王曰嗟六事之人各有軍事故曰六事〇王曰嗟六事之人今文與古文同〇今文同者夏紀作啟曰嗟六事之人以啟字代王王曰嗟者白虎通號篇仁義合者稱王王者五行之稱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段云堯典曰咨甘誓則曰嗟此唐虞書與夏書語言之別也六事之人者書疏引鄭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容軍吏下及士卒也江云六卿止謂軍將此則六軍之執事者皆包之矣王鳴盛云下文左右及御皆不得爲六卿故知兼軍吏且下及士卒也

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侍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〇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今文與古文同〇今文同者夏紀如此汝作女是予誓告汝者釋文引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書疏引鄭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墨子明鬼篇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威侮五行者史記集解引鄭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江云禮禮運播五行于四時明堂月令云立春盛德在木立夏盛德在火立秋盛德在金立冬盛德在水四時之政皆順五行之德故云盛德所行之政威侮暴逆之者若月令孟春行夏令行秋令之屬皆是暴逆也但政令由王者出有扈是諸侯而云威侮五行者王者順時出政諸侯不奉順之即是威侮也怠棄三正者大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至日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王者所以統天下也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

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
朔必以三微之月也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
理弱奉成之義也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白虎通
三正篇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漢書律麻志三
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丑
為地正太族寅為人正三正之始後漢郎顓傳臣聞天道不遠三
五復反注引春秋合誠圖云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三三正
也五五行也二正五行王者改世之際會也皆今文家說三正之
義夏時有三正者詩緯推度災云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
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
一月為正通典引尚書中候亦有其文是夏以前有三正也史記
周本紀引大誓云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
三正馬注動逆天地人也釋文引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史
記集解引鄭云三正天地人之正逆子丑寅卽天地人其說似異
而同馬鄭仍本今文說有扈怠棄
三正與商紂毀壞三正文義正同
天用勦絕其命
用其失道故勦
截也截絕謂滅
之○天用勦絕其命今文與古文同勦一作剿一作樸○今文同
者夏紀作天用勦絕其命[illegible]白虎通壽命篇亦作勦刊見
勦一作剿者說文剿下云絕也从刀喿聲夏書曰天用剿絕其命
案漢書王莽傳莽拜郭欽為塡外將軍封剿胡子又詔曰將遺大
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莽用今文尚書知作剿為今文
一作樸者漢書外臧傳武帝作賦悼李夫人云命樸絕而不長頒
注樸截也樸假借字亦今文也今尚書本勦誤勦廣雅勦勞也諸
[illegible]釋文云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

玉篇切韵同段云玉篇剿子小切絕也一作勦同切韵勦絕也子小切剿同出說文案馬本作劋卽剿之異字衞包改尙書本剿爲勦尙無不是乃竟改爲从力之勦於是張參五經文字力部云勦楚交反見禮記又子小反見夏書而刀部反無剿字開寶中依衞包改釋文既改大書之剿爲勦復將馬本作剿之剿改爲巢重紕貤謬不可讀矣賈昌朝羣經音辨力部亦云勦絕也蓋惑於新定釋文說文瀌下云讀若夏書天用勦絕勦必剿之誤亦淺人以今本尙書改之白虎通壽命篇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矣禮祭法疏引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注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與白虎通義合皆今文家說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恭奉也言欲截絕之○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古文也今文作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共一作龔今一作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者夏紀如此墨子明鬼篇漢書王莽傳翟義傳並作共共一作龔者漢書敘傳呂覽高誘注引漢書文選班固東都賦並注引書鍾會檄蜀文並注引書吳志三嗣主傳注引孫盛說皆作龔孫云說文龔給也龏慤也慤謹也此經當作龏言謹行天罰今一作命者白虎通三軍篇王法天誅伐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尙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扈也班引此爲重天命之證今作命亦三家異文段云尙書恭敬字不作共共奉字亦不作恭如甘誓般庚上中下牧誓召誥無逸君奭柴誓僞傳訓爲奉或訓爲供待者皆是也漢石經存於今者無逸一篇嚴恭作恭懿共維正之共皆作共可知二字

不相混儳古文尚書經文本作各恭爾事恭行天罰之類何必紆
回訓爲奉尚書全經言恭者何不皆訓爲奉乎衞包誤認恭共古
今字遂改尚書訓奉之共悉爲恭釋文元本各篇皆當有共音恭
之語至開寶以爲無用而刪之遂使古經用字義例沈薶終古矣
說文龔給也供給也孔傳共奉也奉給義同假龔爲共者龔訓奉
非恭敬之謂宋𠭊道家古文尚書凡恭敬字皆作龔此不通小學
者所爲與衞包意見合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左不攻于左汝不恭
命古文也今文無下句攻一作共○無下句者夏紀止作左不恭
于左墨子引書亦無蓋以下文統之攻一作共者夏紀作左不共
于左魏志毛玠傳鍾繇詰玠引書亦作左不共左三家異文也段
云攻作共其義亦訓供奉如柴誓無敢不共釋詁攻善也考工記
鄭注攻猶治也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今文與
古文同攻一作共○今文同者夏紀作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攻
一作共者墨子引書作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毛玠傳亦作右不
共右史記集解引鄭云左車左右車右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
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古文也今文作御非其馬之政女
不共○今文作御非云云者夏紀如此墨子亦作御非爾馬之
攻若不共命若汝同段云詩出車箋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
政此用甘誓語也箋一作憂其馬之不正亦非詩閟宮疏引甘誓
三不共命皆作共此衞包以前本如是條狠氏疏引皆作恭則天寶以後所改也

用命賞于祖

天子親征必載遷廟

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用命賞于祖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夏紀如此大傳云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遂奉以載於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師行亦然者禮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然則有遷主載遷主無遷主載幣帛皮圭大傳文不具耳大傳又云武王伐紂王升舟入水宗廟惡鄭注惡爲亞亞次也宗廟遷主是武王師行載遷主禮王制疏引皇氏說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於齊車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餘詳下文

弗用命戮于社

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弗用命戮于社古文也今文弗作不戮作僇○弗作不戮作僇者夏紀作不用命僇于社墨子文同禮表記釋文戮本作僇廣雅釋詁戮辱也是戮僇字通墨子引此經說云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又云賞于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祖者廟主社者社主御覽三百六引摯虞決疑要注云古者帝王出征伐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秦漢及魏行不載主也社主亦在軍者大司馬涖釁主及軍器注云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凡師既授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蔡邑獨斷云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所爲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予則孥戮汝

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予則孥戮汝今古文孥作奴○今古文孥作奴者漢書王莽傳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被此辜矣顏注奴戮戮之以爲奴也說者以爲帑纘悖豁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案莽用今文說也漢書季布欒布傳贊奴僇苟活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帑戮女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班鄭用今文說夏紀作予則帑僇女段云淺人所改也詩棠棣樂爾妻帑毛傳帑子也孔疏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女皆是子也案唐初孔傳本或作帑尚屬六書之假借纘敗纚詮荷包改作孥則斷不可從古書同一御字而或訓迎或如字或訓禦同一奴字而或訓子息或訓奴婢皆一字可包眾說後人因孔傳訓迎則改御爲迓因孔傳訓子則改奴爲帑爲孥据匡謬正俗說奴戮一條經文作奴不作帑可證詳湯誓孫云周禮鄭注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案三代以前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至秦始有連坐收帑之法以此說夏書更不合僞傳釋此經爲辱及汝子其於湯誓又云權以脅之使勿犯皆失之江云奴戮者或奴或戮視其所犯文義完備夏紀總之云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五子之歌

啟之五子因以名篇○此梅氏古文之二史紀夏本紀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書序失國作失邦此今古文之異而其說則同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號五觀也惠云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illegible]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歔之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即書序之五子也周書嘗麥解云其在殷灝之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即五觀也楚語士娓曰啟有五觀春秋傳曰夏有觀扈[illegible]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逸事興內外傳所稱無殊韋昭國語注王符潛夫論皆依以爲說安有淫泆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梅氏之証不待辨而明矣段云墨子作武觀楚語作五觀武即五也以左傳斟灌夏本紀作斟戈氏若干或言若柯桓表讀如和表例之歌即觀也五子之歌即五觀也之歌蓋謂往觀地觀地即雒汭韋語最爲明確約之曰五觀詳之曰五子之歌謂五子爲五觀或省五言觀皆以國名之也五子必非五人汲郡古文云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云季子則一人也序言五人猶經言五子也古文又云武觀以西河畔然則觀地不在西河漢東郡觀縣非雒汭觀地也觀之爲歌猶甫之爲呂桀之爲胳作僞者泥於歌字敷衍五章尚書固不當以詩歌名篇也皮云段說非也尚書篇名如仲虺之誥高宗之訓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諸篇皆以

之字爲助詞也是書敍於四字篇名例加之字無謂之爲往者段以之歌爲往觀說甚鑿而不詞蔡邕述行賦云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蔡用今文說亦以歌爲詩歌不得謂尙書不當以詩歌名篇也且斟觀臣瓚謂在東郡括地志謂在青州壽光縣段以爲卽雜衲亦未可據引墨子諸書以證其說皆不甚墻予秦墨子所引武觀乃書逸篇之名並不在百篇內與墨子上文所引湯之官刑相類而非此五子之歌也楚詞離騷云夏康娛以自縱非此書之太康離騷又云曰康娛而自忘又云曰康娛以淫遊康娛二字屢見則此康娛自縱亦當以康娛二字連文爲義其曰夏康娛者卽指夏啟言啟之康娛自縱略見於墨子竹書紀年山海經楚詞天問諸書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云云詳紀年曰啟巡狩舞九韶於天穆之野山海經海外西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大荒西經曰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天問曰啟棘賓天韶韶九辨九歌皆可爲離騷之證離騷所云啟九辨與九歌兮卽山海經紀年天問所言是也云夏康娛以自縱卽墨子所云啟乃淫溢康樂是也其下文云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則推本其禍由於啟之失道猶墨子言武觀之事而推本於啟之淫溢康樂也古者嘉樂不野合啟舞大樂於野故屈子墨子皆以爲譏以古書考之啟非賢主孟子以爲賢者爲世立敎耳王逸注離騷疑啟賢不應有此失乃以夏康二字連讀傳會爲此序之太康曰夏康啟子太康也不遵禹啟之歌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引此書序云云是誤解離騷而因誤解書序自王逸始惠氏又改墨子之啟乃爲啟子以就其說更

失之武斷矣五觀乃一人之名非五人而此五子之歌則古文書序及史記所載今文書序皆云昆弟五人是實有五人而別爲一事與古書所云五觀者迥然不同段云五子必非五人不知其解序之昆弟五人作何說也漢書古今人表太康下云啟子兄弟五人號五觀王符潛夫論云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韋昭國語注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鄰道元水經注云湛水又北遷頓曰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爲五觀者也諸說皆以五觀與五子之歌誤合爲一不知書序所云五子之歌在啟崩後太康失國之際史記所載甚明紀年所云五觀叛與來歸皆夏啟在位時非太康失國之後明明先後兩事何得強合爲一且以五觀爲一人與序言五人違異以五觀爲五人則無五人並封一處之理路史云后啟五庶並封於觀其謬蓋不待辨五觀爲啟季子乃太康之弟此五人中或有五觀在內亦未可知若謂五觀即此五人墨子所引五觀之書即此五子之歌則奉引附曾不可信矣魏源書古微攷五子之歌爲五子之過謂五觀隨兄失附過即左傳有過氏之過者往邊地逃難聽說無據俞樾彝經平議能辨段氏之失又奉引墨子傳合歌字憑空撰出正樂一屑更無明諮皆由不知五觀與五子之歌不得瀏爲一也遂篇既亡史記又不詳其事今古文說皆無可徵宜從蓋闕近儒所說不敢附枘又楊雄宗正箴云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雄言有仍二女假即左傳所云虞思妻少康之二姚下文續以五子家降則以五子之歌與左傳言少康事相章並論其詳亦不可攷先謙案楚語言啟有五觀與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並舉

而曰此五君者皆有玄德士娓言啟有玄德與孟子言啟賢合是啟非無道主特舞樂於野一事爲可議耳至離騷云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此論夏衰而牽連及啟康娛二字雖連文迭見而此處夏康則當爲太康王逸注不誤何也五子流離道路咎在太康淫縱不君卽啟有小過而太康能敬愼繼承何至遂有失國之事今舍太康而專責啟之不顧難圖後致五子用失家巷則事理不合恐無此立言之體也武觀事雜見非樂篇嘗參解竹書紀年益五觀當啟之世先畔後歸其次第五而居觀地故稱五觀亦號五子說則及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五觀亦與焉故後人指五子爲五觀此班書人表王符潛夫論韋昭國語注所以紛紛致誤也不知五觀雖是五子然不能以彼之五子溷於此書之昆弟五人皮說致爲塙當淇水注頓巨縣故城古文尙書以爲觀地者頓巨屬漢東郡史記趙世家頓巨東有觀律齊敗趙於此此淇水所逕在今聊城縣西北又有觀縣河水注云古斟觀此浮水所逕在今觀城縣西至洛汭爲洛水入河處在漢河南郡成皋縣西今氾水縣西北遠不相涉韋注楚語云觀洛汭之地斯爲謬矣

太康尸位以逸豫

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蘇輿曰詩白駒逸豫無期

滅厥德黎民咸貳

君喪其德則眾民皆二心矣○先謙案左傳滅德立違

乃盤遊無度

盤樂遊逸無法度○惠云無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閻云據左襄

四年傳未嘗言太康淫于田郤辛甲為虞箴亦專以責羿與太康無預魏晉閒書出始以后羿之田轉而為太康之田惠云竹書紀年帝太康元年畋于洛表羿入居斟尋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閻云左襄四年傳晉侯欲伐戎魏繹曰勞師於戎而弗救陳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日后羿何如繹遂不復引夏訓止據其事以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云云末引虞箴仍及在帝夷羿冒於原獸試思有窮后羿下其語不可得知果是因民弗忍距于河繹必不引此鴞奕之語以告悼公也梅云左昭二十六年傳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又左傳因夏民以代夏政但言仲康帝相之後非太康時也書序但言失邦不言羿距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

御侍也言從畋○梅云厥弟五人用史記昆弟五人改昆弟為厥弟者以仲康繼立則其餘四人又仲康之弟皆不當稱昆不知昆如微子亦有不當立者也闕云禹自堯七十二載乙卯受命平水土則娶塗山氏女當在丁巳戊午厥生即亥歲方生去癸亥告成之年嗣遠故中聞數年得三過其家門啟以生於戊午計之歷堯舜禹之崩及啟即位改元歲丙戌年已入十九矣所以享國僅七年壽九十五而終竊意是時其元妃未必存況又立太康十九年歲辛亥方有失國之禍使啟若存壽百一十四歲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此言其大眼若圖君十五而生子禮也妃必與之齊年天子何獨不然是仲康等御母以從母年當百十四莊子言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惟堯舜遂上壽之外他不少概見然則太康失國時固已

無復母存矣焉景云篇名五子子者有親之稱時父啟已逝安意
其母尚存特著此句以應合子字耳先謙案五觀稱五子竹書紀
年以為王季子季子第五是啟子止五人自當連太康數之潛夫
論啟子太康仲康更立昆弟五人皆有昏德此太康在五人內之
明證史記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人表太康啟子兄弟五
人號五觀亦以太康在昆弟五人內僞書改為厥弟五人則連太
康有六人矣五觀何以稱
為五子乎說亦不可通
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
待太康怨其久
敢失國○梅云
後于洛之汭用
史記須于洛汭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遠循也歌以敘怨○程云五
章之歌錯雜不倫無以見其
必為太康而作如一章之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與四章之闕石和
鈞王府則有輯鰛韙駐鬮稸斯鞠賑之以於一歎鮮下敗之[illegible]諸語不切時
事時后羿有窺竊神器之心太康之敗在不能修君德以自振作
歌者但言馭民而不言馭臣若為奸賊諱者豈得事情者哉追而
擬之宜其不當也胡滑云五子之歌譏者謂其剽竊傳記氣體卑
近至韻句寥寥尤為可怪古無所謂韻韻即音之相應者故賡歌
三章章三句句必韻夏諺六句句無不韻當時歌體有然五子之
歌大率首二句連韻餘則二句一韻而第一章之韻句尤疏殆不
可諷章十五句叶者裁四五句豈作僞者
但以掇拾補綴為工竟忘其為當韻邪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
近不可下
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姚際恆
云周語單襄公曰夫人性陵上者也故引書曰民可近
也而不可上也此處不
能用此義故改上為下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言人君當固民以安
國○梅云淮南秦族

訓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土寧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眾心○梅云中庸夫婦之愚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惠云晉語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韋昭云三失三失人也明著也不見未形也左成十六年傳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見乎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懍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梅云論語以臨其民淮南子君子之居民上若以朽索馭奔馬惠云說苑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新序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朽索御奔馬說文馭古文御案經傳無言六馬者鄭駁五經異義云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顧命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乃知六馬之謬皮云說苑新序皆云奔馬僞古文改爲六馬誠如惠氏所譏然惠云經傳無言六馬者則攷之猶末確異義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也知天子駕六詩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說與易春秋同鄭駁引周禮尚書已見惠說又云易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今攷之周書王會解成王時書也而云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石鼓文宣王時詩也而云趁趁六馬是周已有六馬之制非自秦始皇數以六爲紀乘六馬也荀子勸學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楊倞注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又修身篇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

不致又議兵篇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莊子逸篇金鐵蒙以大擽載六騶之上二子之書皆在秦漢以前王度記齊稷下生
作不得以為用漢法也據異義許用今文說而鄭據古文說駁之漢法駕駕六安車駕四疑古本有駕六駕四兩法漢兼用之今古
文家各據其一為說然則此書雖偽末可專據六馬二字而斷其偽作也為人上者柰何不敬能敬則不驕在
上不驕則高而不危○梅云召誥曷其柰何弗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作為
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惠云越語出則禽荒入則酒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
畫○梅云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左宣元年傳晉靈公厚斂以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六者棄
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況兼有乎○閻云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于范臺酒酣魯君避席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
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又齊桓公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又晉文公曰後世必有
以色亡其國者又楚王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云云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
可無戒與惠云郊特牲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
下四方○惠云左襄六年傳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滅亡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惠云孔子引夏書曰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孔疏云賈逵以為逸書解為夏

桀之時賈傳古文而言如此則梅賾之謎可知皇甫謐帝王世紀云案經傳曰夏禹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自禹至太康與唐虞不易都域也案晉書謂謐之外弟天水梁柳傳古文謐當見之故五子之歌湯誥諸篇閒載帝王世紀中王肅注家語亦以今失厥道當夏太康時又左傳正義云案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陸德明經典敘錄云肅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匿之據此二說疑後出古文肅所撰也梅云左傳引夏書每句用韻今厥道句獨不用韻不知而妄改也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君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梅云詩明明天子又曰萬邦之方閻云邦之六典八則首見天官大宰小宰職又見司會司書乃歌大禹曰有典有則豈周因于夏禮與抑夏歌襲周禮也梅云詩貽厥孫謀以燕翼子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梅云周語單穆公曰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韋昭注夏書逸篇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張超誚青衣賦云有夏取仍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梅云詩奚其適歸我心傷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先謙案荀子議兵篇反顧其上若仇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

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慙愧於仁人賢士○閻云釋詁鬱陶繇喜也郭注禮記詠斯猶猶卽繇也邢疏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象曰鬱陶思君乃喜而思見之詞嵇康難自然好學論云處在暗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是鬱陶作喜用晉摯虞思游賦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感溽暑之鬱陶兮余安能乎需斯夏侯湛大暑賦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與蕪蒸喜近燠憂近寒亦洪範之理僞傳直作哀思解非又云孟子象曰鬱陶思君爾此象之詞忸怩則敘事之語今竄入五子歌中以鬱陶忸怩併爲一人口氣不失卻孟子之文義乎梅云詩顏之厚矣晉語平公射鴳忸怩顏

弗愼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己不愼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程云墨子非命篇云禹之總德有之曰不愼厥德天命焉葆惠云左哀十六年傳王命蒯聵曰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胤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胤征奉辭伐罪曰征○此梅氏古文之三夏本紀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爲帝中康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書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今古文說同陳云書序不言何時據史說則仲康時也集解引鄭云胤臣名顧命胤之舞衣鄭注亦以胤爲臣名攷漢書人表胤列中上次於夏中康時止稱胤不稱胤侯是胤爲臣名信矣皮云書疏引鄭曰胤征

臣名誤衍征字毛奇齡作古文冤詞不知孔疏誤衍用詆鄭君未一攷集解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梅云詩商頌肇域彼四海胤侯命掌六師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先謙案堯典胤子朱僞傳解爲胤國名取與此胤侯遙相應合肺肝如見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惠云越語人則酒荒胤后承王命徂征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先謙案竹書紀年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胤侯帥師征羲和胤稱胤侯知紀年前多僞造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誓勑之○惠云湯誓今爾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梅云左襄二十一年傳祁奚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杜注逸書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也又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注謀而鮮過有謀勳者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僞傳改勳爲訓因惠訓之訓而改之古人之引詩書必不奪書以輿詩也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修職輔君君臣俱明○梅云詩明明天子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敎○陸奎勳云每歲二字鄙俚之甚漢人所不道猥以入夏書吾未信能欺明眼人也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官衆

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梅云左襄十四年傳師曠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誅失常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言百官廢職服大刑○梅云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

顛覆言反倒將陳羲和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梅云詩顛覆厥德

沈亂于酒畔官離次

沈謂醉冥失次位也○梅云詩沈湎于酒

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俶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卽日食可知○闕云日食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建子午卯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六陽並盛六陰並消於此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則樂奏瞽祝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纔卽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卽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復明切矣此非二代同禮之一大驗乎作僞古

文者因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事撰云乃季秋月朔云云不
知此禮夏未嘗用之於九月是知麻法而不知典禮也又云余更
以麻法推之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時憲二麻
推算仲康四年乙丑歲距元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三十六年中
積一百二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四日二六○八冬至四十○月
七九九二閏餘七日五五四九二一天正交泛一十七日五六九
五九一入轉五日四三四七七九經朔三十三日二四四二七九
九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四一○五七朒朓經朔二十八日五五
○二○九入縮麻一百○五日一二九四五九縮差二度三五二
五入轉二十五日一九四七○九遲差二度九○○三加差四刻
八四○三九月定朔二十八日五九八六一二壬張部鰥正日食
在氐宿一十五度仲康元年壬戌歲距積三千四百三十九年中
積一百二十五萬六千○六十九日九八九二冬至二十五日○
七○八閏餘四日四五八四六二天正交泛一十三日四二六六
一入轉一十四日九八六八三八經朔二十○日六一二三三八
五月朔交泛二十七日三三六八二四朒朓經朔二十三日三○
六九三八入盈麻一百七十二日七二五○九六盈差○度四六
四六入轉二十六日八四二七九六遲差○度九○四七如差八
十一刻三九二七五月定朔二十三日四二○八六五酉核細記
蝕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則仲康始即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
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非房宿也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
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卻又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氐末度
亦非房宿也夫麻法疏密驗在交食雖干百世以上規程不爽無
不可以籌策窮之以仲康四年九月朔日食而誤附於肇位四海

之後以元年五月朔日食而謬作季秋集房之文皆非也又云史
公固受逸書二十四篇者其作夏本紀不曰帝仲康初而曰帝中
康時最合予又推中康十三年中惟十一年壬申歲距至元辛巳
積三千四百二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二千四百一十七日
五六一二冬至一十七日四九八八閏餘二十四日六二三五二
三朒[illegible]入轉七日七四九七七交泛二十六日四六三七五七經
朔五十二日八七五二七七閏四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一六一七
四七飢黜經朔五十○日○五八八三五盈厤一百五十二日五
六○○三五八轉一十九日六○五七二七遲差五度三○八二
盈差一度三一加差四十五刻定朔五十○日五○八八是閏四
月甲寅日午時日食又步至十二年癸酉歲四月戊申日酉正初
刻合朔亦入食限加蒸時覩三差乃戌時初虧在地人目不能見
食無肅伐鼓取幣以救之則瞽奏鼓等禮任十一年閏四月朔無
疑矣僞孔若知此易肇位四海爲卽位十一年季秋月朔爲閏四
月朔既合厤法又協典禮
雖有百喙豈能折其角哉
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凡日食天子伐
鼓於社責上公
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
幣禮天神眾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說見上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
主其官而無闇知於日食之變異
所以罪重○梅云書若周闇知
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闇錯天象言昏
亂之甚干犯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
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
厤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惠云太宰
掌建邦之六典四曰政典荀子君道篇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

逮時者殺無赦韓詩外傳引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若然荀卿所引乃周書也梅賾載之夏書又以爲先代政典之言其後僞造三墳者遂以政典爲三皇時書矣

不及時者殺無赦不及謂厤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厤官乎○說見上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湎淫之身立其賢子弟○梅云大誥惟予以爾庶邦惠云湯誓致天之罰牧誓惟恭行天之罰

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梅云孟子啟賢能敬承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山脊曰岡崐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梅云晉書袁宏三國名臣傳贊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又劉琨傳火焚崐岡可見是晉人語又後漢董卓傳論崐岡之火自茲而焚閻云陳琳檄吳文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鍾會檄蜀文大兵一發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琳會不相遠而語同足見其時自有此一等語而僞孔忘其爲三代王者之師闌入筆端此書出魏晉又一佐已惠云周書世俘解焚玉四千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逸過也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梅云孟子惟天吏則可以伐之盤庚惟汝逸德立政庶習逸德之人左傳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閻云易離卦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此用其意又陳琳檄吳文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又云誅在一

人與眾無忌亦此意也

舊染汙俗咸與維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梅云孟子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染卽舊邦之染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梅云左昭二十三年傳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不言出夏書

愛克厥威允罔功以愛勝威無以濟眾信無功○姚際恆云此四句襲吳光語以爲書詞任威滅愛之言必是祖述桀紂之殘虐而云者且又出亂臣賊子之口不可爲訓明甚後世申商之法厥由以興既載入聖經則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罪不勝誅矣李衛公問對云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先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案問對亦係假託然尚知辨正尚書之非可謂有識又東坡書傳云先王之用威愛稱事當理而已不惟不使威勝愛若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不幸而過寧僭無濫是堯舜以來當務使愛勝威也今乃謂威勝愛則事濟愛勝威則無功是爲堯舜不如申商也而可乎此肯后之黨黠敵讐師一切之言當與申商之言同棄不齒而近世儒者欲行猛政諷以此藉口吾不可以不辨蘇所斥近世儒者殆謂安石至左傳作事威克其愛乃臨戰制勝之語非如僞尚書所云也

其爾眾士懋戒哉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程云此篇以古序祀年爲根據而未悉當時用師原委卽所集古書諸語已非切當火炎崐岡以下文詞華美與魏晉檄文無異上視甘誓

簡嚴厚重有胥壞之別且渠魁脅從何所指斥
舊染汙俗全無實證於古序立言處亦有未合

湯誓第一

商書○書疏引鄭云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有天下之號殷本紀殷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賜姓子氏蓋鄭所本集解引鄭云商國在太華之陽正義引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卨所封也然則契始封在今陝西商州左襄九年傳疏引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與鄭說異孫云左傳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則商丘是閼伯所居非契所封之商殷紀云自契至成湯八遷蓋自相土遷居於此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是襄九年疏又云如鄭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遷於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爲一代大號此說最明後又稱殷者以殷庚遷殷故然不全改商號詩大明云殷商之族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先後二號並言之湯名履見論語堯曰篇殷紀云主癸子天乙立是爲成湯集解引張晏曰禹湯皆字也二王去唐虞之文從高陽之質故夏殷之王皆以名爲號諡法曰除虐去殘曰湯索隱稱天乙者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湯誓戒誓其士眾○殷紀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

伐桀以告令師作湯誓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
鳴條之野作湯誓今古文說同白虎通諡篇湯死後世稱成湯以
兩言爲諡也風俗通皇霸篇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
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
割之之謂王制殺生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
下所歸往也崔駰大理箴夏用淫刑湯誓其軍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湯稱王則
比桀於一夫○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
言今文與古文同○王曰者殷紀作湯曰段云白虎通曰貫家言
天命已使己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
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殷紀下文踐天子位作湯誥
乃稱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然則今文作湯曰古文作王曰殷紀
於湯作誓下云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下乃云桀敗于有娀
之虛桀奔于鳴條是湯末敗桀之前已稱王矣皮云白虎通言質
家先伐乃改正朔非謂稱王大傳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
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
是其時未稱王殷湯號武王據後言之耳然據史官所書則固當
稱王曰史記作湯曰不作王曰者史公以意改之使人易曉與五
帝紀作堯曰舜曰不作帝曰夏紀作啟曰不作王曰其義正同非
用今文作湯曰也先謙案湯稱王在伐桀前史記自是明證亦未
有改正朔而不稱王者殷紀作湯曰與五帝夏紀例同非今古文
異則皮說得之○格爾衆庶悉聽朕言者殷紀作格汝衆庶來女
悉聽朕言來女二字史公以訓詁代格爾誤例在衆庶下上格汝
二字乃後人誤加下作女上又作汝此謬誤之顯見者悉盡釋詁

文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文與古文同○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者殷紀作匪台小子敢行舉亂非匪通用字稱舉故訓字集解引馬云台我也釋言稱舉也說文爯再舉也故史公以僞爲舉段云當是本作僞衛包改之詳牧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者殷紀作有夏多罪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維四句先後倒易又多今夏上多罪四字段云以漢書考之尚書每簡或廿二字或廿五字此則伏生壁藏之簡甲乙互異之故也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得此遜書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此正開編之一證皮云據史記所載疑史公所用今文尚書本與古文不同以文義論似史記文繁義複不如今傳本文從字順然文從字順者正恐後人改竄之本未可尋據今傳本爲是疑史公古本爲非也釋言殛誅也段云此殛字亦當爲極詳洪範多方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今文與古文同夏字衍○今文同者殷紀作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爾女同我后譌桀釋詁后君恤憂廢舍也穡爲嗇者說文嗇愛濇也田夫謂之嗇夫方言嗇積也特牲饋食禮注嗇者農力之成功廣雅釋言害割也政謂政令言我后力役不休妨民農時是廢舍我之穡事而爲害民之政也段云僞傳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

不言於夏邑則各本夏字衍也孔疏云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增此三字以暢經意耳據史記則今古文皆無夏字今本據孔疏妄增非

予惟聞汝衆言

不憂我衆之言○予惟聞女衆言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殷紀如此文在有夏多罪下惟作維今古文之異汝作女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殷紀如此文亦在有夏多罪下孫云夏氏者周語稱禹有平水土之功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則夏雖爲有天下之號實即氏也汝衆俱言夏氏有罪天聽自我民聽予畏天不敢不正夏之罪上帝天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古文也今文作女其曰有罪其如台○女其曰有罪其如台者殷紀如此如台作奈何以訓詁代經孫云如台爲奈何者薛綜注東京賦云如奈也合何聲之轉江云其奈何呼號無告之甚也段云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殷紀皆作其奈何然則今文說台不訓我僞傳三處說皆不順不如史記爲長般庚上卜稽曰其如台如台如何也僞傳訓台爲我語亦不順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謂顏閔其奈之何言不能勝之也正用僞書句法典引云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關也言奈何而不封禪也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夏王率過衆力率割夏邑今文與古文同一作率奪夏國○夏王率過衆力者殷紀

如此釋文引馬云遏止也止眾力卽上文舍穡事也○率割夏邑者白虎通京師篇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割謂割剝之虐政一作率奪夏國者殷紀如此割作奪三家文異謂奪其收斂也邑國故訓字說文邑國也牧誓姦宄于商邑周本紀亦作商國

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眾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今文與古文同○有眾率怠弗協者殷紀作有眾率怠不和弗協作不和以故訓代之也集解引馬云眾民相率怠憒不和同釋詁協和也說文協眾之同和也○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者殷紀作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時作是曷喪作何時喪及作與以故訓代之段云曷當是本作害衛包改之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歔毀讎讙敢賊邪日亾吾亦亾矣呂覽慎大篇新序刺奢篇亦載桀自比日語因桀常以日自況故眾有此言孟子梁惠王篇引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亾趙岐注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湯共伐之湯聽士眾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亾之案趙亦讀害爲曷曷何也何與大義通故訓爲大其以此二語爲湯誓眾之詞乃今文異說陳喬樅以爲小夏侯說也書疏引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亾我與女亦皆喪亾引不亾之徵以脅恐下民也此古文說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夏德若茲今朕必往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殷紀如此釋詁茲此也

爾尚輔予一

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古文也今文輔作及賚作理○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者殷紀如此釋言庶幾尚也孫云輔稱作及者今古文異字非詁也予一人者白虎通號篇尚書曰或稱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段云觀湯自稱予一人則纂首稱王志其實也○予其大賚汝者史記集解引鄭云賚賜也予其大理女者殷紀如此錢大昕云理賚聲相近詩釐爾圭瓚鄭引作賚釐理義亦通孫云理與釐通書序帝釐下土方馬注釐賜也理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食盡其言僞不實○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古文也今文無作毋○無作毋者殷紀作女毋不信朕不食言釋詁食僞也孫炎註食言之僞也郭注引此經以證

爾不從誓言不用命○爾不從誓言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殷紀作女不從誓言

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殷紀作予則帑僇女無有攸赦孥俗字帑借字當作奴詳見甘誓戮作僇假借字罔作無故訓字段云匡謬正俗云商書湯誓詁讋云予則孥帑貼敓汝孔安國傳云覬案孥戮者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秦誓稱囚孥正士亦謂或囚或孥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又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尼奴僇苟活也蓋引商書之言以爲折衷矣玉裁案此條盡正爲奴字而後可讀亦可以證尚書之本作奴矣古子女奴婢戮稱奴其旣也假孥爲奴其後又製孥字爲之詳

見甘誓至𢟍字見汧簡𦐇字見薛季宣書古文訓豈唐初書已有是與斵者斵之譌古假斵爲誓也𦐇者㪍之譌古假㪍爲戮也中論賞罰篇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此孥字亦校書者所改書䟽引鄭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孫云古無從坐之法漢法因暴秦之舊未能盡除鄭用漢法說經失之罔有攸赦者軍法無赦令非常法也常刑則有赦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六年於是急法久者不赦是不赦者亦秦法也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此梅氏古文之四殷紀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于泰卷陶中壘作誥[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書序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今古文說同史記用今文而中壘皆古字段氏謂伏生書中亦有古文是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惠云魯語桀奔南巢梅云孟子湯放桀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閻云季札論樂非據詩書爲言猶有慙德卽孔子謂武未盡善意今誠以評樂之言入之湯誥使聖人心事曖昧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苟有絲毫

之類聖人必不爲之觀湯誓今朕必往之詞及論語元牡昭告之語豈抱慙者耶

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梅云左襄二十二年傳公孫僑對晉人曰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楚語王孫圉曰使無以寡君爲口實蘇輿曰來世二字不見於經莊列書中間有之然莊子引楚狂語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論語止作來者往者二字蓋濫觴於周末而盛稱於佛典梅取以入經殆爲不倫且篇首著此數語似湯諷仲虺作誥如後世君臣勸進之爲非獨誣經抑且誣聖

仲虺乃作誥陳義誥湯可無慙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程云逸周書文酌解民生而有欲梅云禮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無主以治之則強凌弱眾暴寡而亂矣

惟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梅云中庸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梅云多方有夏誕厥逸乃大淫昏惠云孟子坐于塗炭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齊蒸民于塗炭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梅云詩商頌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多方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詩纘禹之緒皐陶謨彌成五服

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

之大罪○惠云墨子非命篇引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

厥師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眾言爲主也○惠云墨子非命篇帝式是惡龔喪厥師一云帝伐師惡用闕師一云帝式是惛用爽厥師喪一作爽者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二吾是以云韋昭曰爽當爲喪字之誤也闕云墨子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岂古訓善事僞古文易之云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訓爽爲明不與墨子悖乎又云立政帝欽罰之乃佚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也此乃云上帝不善桀而用商受王命一是商興一是代商興語意相反既誤會用爽厥師且誤用式商受命也**脩賢附勢寔繁有徒**脩咯也賢而無勢則咯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眾無道之世所常○惠云左昭二十八年傳司馬叔游曰鄭書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周書芮艮夫解曰實蕃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惠云孟子惡莠恐其亂苗也左傳孔子曰用秕稗也**小大戰戰罔**

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之理○梅云史記桀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詩戰戰兢兢呂刑殺戮無辜妖孽極云如此說湯之伐桀爲自全免禍計先發制人非爲救民塗炭也**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

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不兼有此行○惠云禮月令仲夏止聲色仲冬去聲色梅云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史記有貨殖傳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梅云秦誓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論語過則勿憚改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梅云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惠云魯語湯以寬治民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

葛伯游行見農民之餉于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閻云孟子葛伯仇餉繫於亳衆往耕下此古文湯征篇文也湯一征自葛始亦應爲其文今竄入仲虺之誥非也又云書曰湯一征一節書詞與孟子語頗相雜僞古文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互異故不援入書以東面而征西夷怨至奚爲后我凡三見斷爲書詞入書民望之以下又孟子語益以別於書曰徯我后之故此最其苦心分疏處但味湯一征自葛始亦史臣所作若仲虺之對成湯不得斥其號僞古文輒變其詞曰初征自葛又其苦心閔縮處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僞古文縮爲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便覺拙又云僞傳葛伯遊行云云不曰亳衆曰童子而泛曰農民若葛伯所殺卽葛人與湯無涉故與孟子違以掩其窮孟子之迹用心如此將誰欺乎先謙案帝王世紀云湯始居亳學者咸以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今河

南偃師西二十里尸鄉之湯亭是也諸考之事實甚失其正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按地理志葛今梁國甯陵縣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制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畊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計甯陵至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畊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故古文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即孟子之書是也世紀多引晚書以相應和是其朋謀作僞之黜證惠氏愿引之

曰奚獨後予怨者辭也○惠云孟子奚爲後我

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惠云孟子書云徯我后后來其無罰一云后來其蘇帝王世紀云成湯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服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爲而後我故仲虺誥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也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舊謂初征自葛時

祐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程云左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左傳惟取亂侮亡爲仲虺語兼弱攻昧爲古武經語且引書以明兼弱引詩以明耆昧又引詩以明撫弱耆昧若書詞果有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二句左傳不得分取亂侮亡爲仲虺語兼弱攻昧爲武之善經亦不得以兼弱攻昧句爲提綱取亂侮亡句爲條目也

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撫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閻云左襄二十九年傳子皮曰仲虺之志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襄十四年傳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亦可爲上文有取亂侮亡無兼弱攻昧之證推亡固存一句卽從上亡字增出存字以釋書詞故曰國之道也國之利也今以推亡固存誒併書詞以國之利也等句改爲邦乃其昌以叶韻兩處傳文割剝聯綴使經如補衲傳無完膚矣梅云洪範而邦其昌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惠云易大傳日新之謂盛德左傳小邦懷其德梅云上二句卽孟子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也下二句卽孟子不能充之無以保妻子也孟子又曰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梅云建中于民襲中庸用其中於民以義制事見荀子易君子義以方外敬以直內詩以保我後生惠云孟子湯執中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賢聖而事之○惠云吳子昔楚莊王曰寡人歸之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荀子堯問篇其在仲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呂覽驕恣篇楚莊王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

謂人莫己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說見上

好問則裕自用則

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惠云古文禮記中庸好問近乎知先謙案中庸愚而好自用嗚呼愼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愼終如其始○梅云禮表記事君愼始而敬終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梅云左閔元年傳齊仲湫曰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晉語公孫固曰晉文公殆有禮矣樹于有禮必有艾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隆有禮之謂也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湯誥以伐桀大義告天下○此梅氏古文之五殷紀旣紬夏命還亳作湯誥書序湯旣黜夏命還亳作湯誥殷紀載湯誥語與僞古文異詳書序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梅云多方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書序又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惠云誕告出盤庚萬方出逸湯誓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梅云顧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盤庚明聽朕言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天上帝畒字天也衷善也○梅云晉語梁由靡曰以君之靈鬼神降衷吳語夫差曰今天降衷于吳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庸天命之謂性先謙曰案詩皇矣上帝**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順天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惠云韓非子說林孔子曰絜哉民性有恆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棟謂言仁言性言誠皆見僞書其不可據也明矣程云周書常訓解天有常性梅云中庸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惠云左傳臧哀伯曰滅德立違洪範惟辟作威作威何害於爲君大誓數紂之罪云作威殺戮亦誤惟君陳無倚勢作威乃不與洪範悖耳先謙案牧誓俾暴虐于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羅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梅云史記夏桀不務德而殘傷百姓百姓弗堪**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梅云左哀十六年傳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論語禱爾于上下神祇閻云晉語韓宣子曰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不改○惠云國語單襄公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左傳士貞子曰神福仁而禍淫梅云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呂刑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行天

威謂誅之○梅云湯誓非台小子多士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梅云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今告不通文理妄爲改竄以不敢赦移敢用玄牡之上又以有罪變作請罪字於下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聿遂也大聖陳力請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程云墨子尚賢篇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梅云淮南氾論訓高皇帝云以與百姓請命於皇天漢書賈捐之傳賴漢初興爲百姓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屏○梅云孟子天降下民殷紂桀奔于鳴條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天生○梅云大誥天命不僭論語譬諸草木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國諸侯家卿大夫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此伐桀未知得罪于天地謙以求衆心○梅云論語獲罪于天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梅云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左哀十五年傳芋尹蓋曰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慆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梅云周語單子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離間其文

閻云韋昭注先王之令文武之敎也夫單襄公周臣也以周臣對周天子述周令其鑿然可信無疑僞孔乃竄入湯誥中其不足信可類推矣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守其常法承天美道○說見上姚際恆云國語彝字應上善字愔淫應上淫字天字應上天道今割去領句別置於前此處數句全失照應剝悠古義既已乖舛不符又隔越不貫至此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己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梅云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此改帝臣不蔽爲爾有善朕不敢蔽罪當朕躬卽罪在朕躬旣移有罪不敢赦於上乃以弗敢自赦爲文外叅重複不自覺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自責化不至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閻云論語朕躬有罪毋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此章注云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案安國親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誥豈有注論語時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眞古文湯誥之文益斷斷也又云墨子引湯誓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方萬方有辠在余一人墨子生於孔子之後書未焚也內史過生孔子之前書未刪也而引書同於論語者皆爲湯誓則予小子履一段爲古湯誓之詞無疑以試王誓之數於則必則語天下其語不則今湯誓說與予相子嚴一元區豐訓與誓不說不壯湯誓一篇墨子肯貫中篇引湯誓曰律棘太以數一古湯誥載殷本紀蓋作誓者一時作誥者又一時也史公時張霸之徒僞古文未出所見必孔壁物其僞爲眞古文湯誓無疑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梅云盤庚欽念以忱詩鮮克有終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伊訓作訓以敎道太甲○此梅氏古文之六據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弟外丙三年崩立外丙弟中壬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子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三篇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以太甲元年係成湯既沒之下與孟子史記不合序亦偁也辨見書序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惠云漢書律麻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先謙案漢志引伊訓稱元年偁書改稱元祀此亦拘於爾雅年祀之分推恐失之之一證也餘詳說命奉嗣王祗見厥祖居位主喪侯甸羣后咸在在位次○惠云唐書王元感傳張柬之曰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顧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九十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

啟咸在則崩及見廢是周因於殷也椋讀
如張東之說則知梅賾竊顧命之文明矣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
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梅云論語子
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以訓于王
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
梅云詩商頌衎我烈祖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
德罔有天災
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
○梅云左傳王孫滿曰昔有夏之方有德也
山川
鬼神亦莫不寍
莫無也言皆安之○程云墨子明鬼篇商書曰嗚
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
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
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寍
暨鳥獸魚鼈咸若
雖微物皆順之明
其餘無不順○程
云賈誼新書君德篇引靈臺詩而云文
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
假手于我有命
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
王誅討之○惠云司馬相如論巴蜀文子弟之率
弗謹閻云左傳上天降災梅云盤庚乃話民之弗率晉語驪姬曰
無必假手於武王左隱十一年傳鄭莊公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
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先謙
案墨子天志篇云乃曰吾有命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造哉皆
始也始
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惠云唐石經作朕載自亳書序
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
宮朕哉自亳趙注伊訓尚書逸篇名鄭注書序云鳴條南夷地名
孟子引舜卒于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

帝王世紀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云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邑昆吾亭云云**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程云禮祭法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梅云召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闓云禮祭義立愛自親始敎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敎民順也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兼於事親而德敎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梅云楊雄解嚮上世之士人綱人紀惠云詩商頌先民有作先謙案詩匪先民是程**居上克明**言理怨○梅云荀子臣道篇爲上則明程云說苑說叢篇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下克忠**事上竭誠○程云說叢篇爲人下者患在不忠闓云臣道篇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人其道因其怨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避此之謂也僞書改以爲先王事語反哉近楊倞注亦以書曰爲伊訓而不言其不同**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

○梅云論語無求備於一人淮南氾論訓君子不責備于一人亢倉子訓道篇君子檢身常若過班彪王命論見善如不及

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爲天子此自立之難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梅云詩罔數求先王又惟此哲人酒誥在今後嗣王惠云墨子尚賢篇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禆輔而身又曰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睎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

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附云墨子非樂篇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未言作於何時然左昭六年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杜注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則湯之官刑必作於湯之叔世不爲湯所制明矣不爲湯制卽不出於伊尹之口以訓太甲又可知矣或曰鞭作官刑虞舜有之豈湯無官刑邪予曰湯時非無刑特麗於官刑勑爲一書以豫告下民則湯未嘗有此法卽九刑之作原於周公所爲賊藏盜姦爲大凶德有常無赦是也說者猶謂後世記周公誓命之言非周公自爲之書何況禹湯

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惠云非樂篇又云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

敢有殉于貨色恆于

遊畋時謂淫風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先謙案禮中庸遠色賤貨梅云無逸于遊于畋

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惠云論語侮聖人之言逸周書有耆德篇梅云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吳語子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

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梅云孟子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

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說具上

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朱彝尊云肉刑非舜五刑舜命皋陶流鞭扑贖賊是以苗民始作五虐之刑夏商無明徵伊訓其刑墨僞古文未足深信周官分職掌之司刑肉刑其昉於周與蘇輿云漢書刑法志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是夏商用肉刑漢儒已有此說荀子云刑名從商爵名從周蓋刑辟至商商趣重矣先謙案唐虞象刑者非無刑之謂先有五刑而後象之也其時風俗醇美罷法者少即象刑人以爲恥亦無犯者所以明刑措至極也朱說非詳見堯典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當敬身念祖德○梅云皋陶謨慎厥身又曰念哉率作興事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梅云夏書聖有謨勳

中庸洋洋乎詩亦孔之昭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惠云大較本墨子而有詳略梅云康誥惟命不于常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賴慶○梅云易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漢昭烈戒子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爲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說具上閭云賈子有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淮南子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太甲戒太甲故以名篇○此梅氏古文之七殷本紀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案據殷紀書名太甲下當有訓字又太甲立三年始有放桐之事放桐三年而後歸政則六年矣序以爲既立卽放顯與史違以致後人異說紛紜不可據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梅云不惠自孟子予弗狎於不順翻出詩商頌實惟阿衡毛傳阿衡伊尹也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梅云禮大學引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論語禱爾于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梅云社稷宗廟見孝經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梅云詩大雅天監在下聿修厥德有命既集頌綏萬邦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眾○梅云商頌實左右商王大雅殷之未喪師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梅云禮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僞古文作先用鄭注其出於後不待言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以不終爲戒愼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爲君不君則辱其祖○惠云禮坊記書云厥辟

不辟忝厥祖

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梅云多士惟時天罔念聞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惠云淮南修務訓湯夙興夜寐以致聽明梅云左昭三年傳叔向引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孟子周公坐以待旦姚際恆云作僞者改昧旦爲昧爽以避下句旦字閻云昧爽者欲明未明之時也旦早也明也相去時僅幾希此何足見湯憂勤之甚而舉以告嗣王乎若漢劉向之不寐達旦鄭當時之夜以繼日至明旦趙廣漢之夜不寐至旦歷時甚久故史志其異豈所謂昧爽與旦之閒哉連綴此語者不惟文理不通亦太不曉事矣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梅云書曰佑啓我後人

無越厥命以自覆越墜失也無失亾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梅云禮緇衣太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也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以儉爲德思長世之謀○梅云商書多用乃字如齊乃位度乃口之類左傳儉德之共也金縢惟永終是圖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梅云禮緇衣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于孝○梅云盤庚乃祖乃父

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數美無窮○先謙案雖喆汝永有辭

王未克變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

尹至忠所以不已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梅云孟子夫豈不義賈子曰習與智長故幼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閻云茲乃不義隱與無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相表裏以錯解爲實事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梅云孟子予不狎于不順左成十六年傳叔聲伯曰以魯之密邇仇讎君奭我不以後人迷

王徂桐宮居憂

往入桐宮居憂位○皮云漢書王莽傳昔成湯既沒而太丁蚤天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屛成王而居攝以成[illegible]道[illegible]論衡感類篇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復退位趙岐孟子注放之於桐邑史記集解引鄭云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書序伊尹放諸桐僞傳云湯葬地也又造僞古文云王徂桐宮居憂以實其說帝王世紀亦云桐宮蓋殷之墓地有離宮可居在鄰西南皇甫謐卽造僞書者不知劉向云殷湯無葬地是西漢人並不識湯陵所在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蓋至此始知有湯陵而皇覽云湯冢在濟陰亳縣北郭東去州二里與僞傳不同括地志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又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前後兩說並存一沿皇覽之說一沿僞孔之說其眞僞皆不可知閻云後漢郡縣志梁國有虞縣有薄縣虞下注有桐地有桐亭薄下注有湯冢判

然二縣所有豈得指桐爲湯陵墓地乎然僞孔欲附會太甲居近先王明訓於義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並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顯悖孟子尤爲怪矣

克終允德

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梅云晉語寺人勃鞮曰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爲明王又曰佐相以終克成令名程云孔叢子子順對趙孝成王曰在商王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案家語孔叢子出與晚書同時晚書竄其語於中以相標榜也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此梅氏古文之入闕云治厤者以至朔同日爲厤元漢書律厤志遇至朔同日悉載之漢高帝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十一月者漢承秦末改月十一月仍子月也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月正月爲子月也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十二月者商改月十二月爲子月也或問周改月於春秋而徵之矣商改月於書亦有徵乎余曰亦徵於春秋左傳昭十七年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班志謂武王以殷十一月戊子師初發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殷十一月者建亥之月故後一月爲周正月建

子是也或者徒見蔡氏書傳謂三代及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以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為建丑之月商之正朔實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即位改元之事告之不祗此乃建子之月商之正朔不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之故也班志曰言雖有成湯太甲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巳亂上帝是旦朔冬至之歲也後九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餘分是為孟統可謂推法最密者矣而僞作太甲者求其說而不得以元祀十有二月為正朔遂以三祀十有二月亦為正朔嗣告復辟皆當以正朔故日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不知商實改月未常以十二月為歲首曷為復辟於是月乎不然商實不改月則十二月建丑之月耳建丑之月朔旦安得有冬至而劉歆班固乃以為歷元而書之乎余蓄此疑凡數載久之方得其說故特著之以稱顛歸古漢注之缺且以證蔡傳之多誤也或又問子以十二月為建子則如孔傳所云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余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蘇子贈既言之矣余豈敢復以崩年為改元乎蓋成湯為天子用事十三年而崩則崩當於丁未太甲即位改元則改元必於戊申始正月建丑終十二月建子所謂十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配上帝者乃太甲元年之末非太甲元年之初也總之認十有二月乙丑為朔即位之禮不得不以十有二月為建丑知十有二月乙丑為至朔同日配上帝之禮又不容不以十有二月為建子也或曰伊尹當即位之初祀于先王明言先王之德以訓太甲故日伊訓余日冬至以先王配上帝獨不可明言先王之德以訓太甲乎或又曰劉歆三統厤班固謂之為最密杜預謂之為最疏子何獨劉歆之是從乎

余曰余亦非漫信劉歆也自古治厤者皆紛如聚訟莫有定論獨劉歆載武王伐紂時日徵之於國語伶州鳩太甲時日徵之於古文尙書余之從夫劉歆者亦以其原本經傳而從之也不然一三統厤也班固謂之爲最密杜預謂之爲最疏而唐僧一行又獨謂杜預之謬後人之議前人也如是余又將安所適從哉又云元祀十有二月孔傳以爲改月是矣但蹫月卽位太甲稱元於湯崩之年子月則孔氏誤會書序之文也不可從蔡傳以爲蹫年卽位是矣但不改月又與厤法十二月至朔同日者不合亦不可從余故折裹於二者之閒著爲此論自謂頗不可易云皮云閻說甚辨猶未免沿書序之誤殷紀湯崩立外丙三年崩立中王四年崩乃立太甲與孟子合是太甲繼中王而立非繼湯而立也古文書序成湯旣沒太甲元年則直以太甲接成湯抹撥外丙中王兩代與孟子史記不合矣此古文書序之不可信者辭覵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冕冠也蹫月卽吉服○梅云周語內史興日太宰以王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服惠云復歸于亳見孟子閻云僞古文出王肅之學肅錯解中月而禫爲在二十五月之中二十六月朔輒卽吉故撰太甲三祀十有二月朔嗣王被冕服歸非以是月爲月朔乃以是月爲服閼而卽吉也服果闕於是月則太甲之元必改於湯崩之年丁未一年二君失終始之義此豈三代所宜有乎若蹫年改元又不應至此月而後服闕反復推究無一可者蓋作僞者不能備知三代典禮旣以崩年改元衰季不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禫共月後儒短喪之制上溯古人蓋至是而其僞愈不可掩矣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無能相匡故須君以

生○梅云盤庚不能胥匡以生惠云禮表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寍吳書駱統傳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寍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須民以君四方○惠云表記太甲曰后非民無以辟四方駱統傳同民作衆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歷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梅云太甲方知改過自新卽謂之克終厥德非聖人慮終之語亦與下文太甲圖惟厥終之言相戾先謙案召誥無疆惟休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

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閒於德故自致不善○梅云洛誥王拜手稽首詩不明爾德先謙案殷紀云太甲不明暴虐閻云太甲不得稽首於伊尹爲誤倣洛誥元閻皮補云洛誥王拜手稽首孔傳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兩處之文相同閻氏以爲誤倣洛誥者案殷紀伊尹攝行當國與周本紀周公乃攝行政當國事雖相同而周公攝政權稱王明見史記及禮記明堂位逸周書明堂解荀鄉子書兩漢今古文無異說伊尹未嘗稱王周公叔父之尊伊尹異姓之卿是伊周雖同而不盡同成王可稽首於周公太甲不當稽首於伊尹且臣拜而君答拜古禮之常臣未拜而君先拜臣則無是禮洛誥篇先云周公拜手稽首然後王答稽首傳云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是也太甲篇先但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並未拜手稽首太甲遽稽首於其臣傳云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則害於義矣君雖有過不當稽首而謝其臣公羊傳晉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乃東遷後衰世之事非三代前所宜有也故以爲誤倣洛誥

欲敗度

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己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梅云左昭十年傳子皮曰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酒誥曰惟民自速辜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孽災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惠云禮緇衣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孟子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己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惠云左傳楚共王曰未習師保之教訓又展喜曰匡救其災梅云論語既往不咎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金縢惟永終是圖

伊尹拜手稽首拜手首至手

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修其身使信德合於羣下惟乃明君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梅云淮南修務訓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丕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召誥越厥民茲服厥命

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閻云兩書有本出一處偶爲引者所增易寶於義無妨者孟子齊人取燕章宋小國章兩引書徯我后后來其蘇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是也奈何偶作古文者旣以后來其蘇竄入仲虺之誥復以后來其無罰竄入太甲篇中可謂迂遠不切矣

王懋乃德視乃

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怠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梅云詩永言孝思先謙案論語貌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惠云楚語伍舉曰臣聞國君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朕承王之休無斁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斁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此梅氏古文之九惠云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惠云唐虞時未有誠字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此頁西山之言也噫僞書安可據哉梅云左傳五年傳宮之奇曰鬼神匪人實親惟德是依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梅云詩天位殷適德惟治否德亂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惠云韓非子與亡國同事有不

可存也淮南說林訓與亂同道難與爲謀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王明君○先謙案肩征厥后惟明明與此文惟明明后即一語而顚倒之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梅云詩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令善也繼紹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終致高遠○梅云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慎終于始於始慮終於終思始○梅云荀子議兵篇禮論篇皆言愼終如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梅云左傳不索胡獲荀子一事雖小不爲不成禮文王世子引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鄭注一一人也此經直用鄭注改爲一人而刪有字閻云禮記稱世子今入伊尹口中以訓長君非也蓋見釋詁曰元良首也遂以此語實之耳郭璞彼注元良未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

家故特愼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邦其永孚于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梅云君奭厥基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咸有一德卽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此梅氏古文之十殷本紀伊尹作咸有一德在湯作湯誥後咎單作明居前書序伊尹作咸有一德僞孔列太甲後誤拜見書序姚際恆云詳篇義疑史臣所紀當是尹與湯如虞之君臣作明良喜起歌相似故曰咸有一德但此不爲歌而爲文耳諸經傳記於伊尹並無告歸致仕之事作僞者見書序茫無可據鑿空撰出伊尹復政一節取亂周公復政將咸有一德本屬尹在湯朝贊襄於湯者移入太甲朝陳戒於太甲夫贊襄於湯曰咸有一德喜同德之助陳交泰之休於義可也若陳戒於太甲而曰咸有一德則是矜功伐善且事其孫而追述與其祖爲一德豈復人臣對君之體司馬貞反據僞書以史公記於成湯朝爲顚倒失序可謂巨謬篇中句末用德字者十一句末用一字者四句末用一德者四句中所用一字德字書不在此數殆學語者所爲耳惠云禮緇衣引尹吉曰維尹躬及湯云云盼覘妹甲鄭注吉當爲告古文告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告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魋髓頣咄鱠庸又注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云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

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鄭據孔氏逸書爲說葢古文書序咸有一德次湯誥後故鄭以尹誥爲伊尹告成湯卽書序之咸有一德也又當克夏之後故云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皆古文說也今僞書以尹告一篇之文分屬太甲又以咸有一德爲陳戒太甲之詞失之遠矣

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梅云復政厥辟襲洛誥復子明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惠云戰國策商君告歸姚際恆云此既造爲復政因造爲告歸下有嗣王新服厥命語是太甲歸亳後尹卽歸矣然君奭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左襄二十一年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是太甲歸後尹作相之日方長今據僞經太甲初喪時卽放之自攝太甲歸後復政若始終未嘗相太甲者孔疏殷本紀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猶及沃丁之世壽百餘歲此告歸之時應已七十左右也予案太甲後爲賢君稱太宗享國綿長乃置伊尹於不問未嘗一日畱相王室伊尹亦優游私邑終身悊然於其君蓋萬無是理也**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梅云君奭天命不易天難諶詩天難諶斯又曰天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亾**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惠云常厥德卽易恆其德也厥德匪常卽易不恆其德也墨子非樂篇九有以亾**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梅云中庸庸德之行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爲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梅云多士上帝不保詩監觀四方

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伐桀爲天地神祇之主○梅云詩乃眷西顧又求民之莫又百神爾主矣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梅云禮緇衣尹吉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闕云君前臣名禮也周公自名於王前曰子旦召公亦名之爲旦未有自稱字者緇衣兩引咸有一德此篇正序在湯誥後咎單作明居前史公亦親受逸書者即繫於成湯紀內是必於太甲無涉矣王肅注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當時臣工贊美湯君臣之詞故君則王號臣則字不必作於湯前作僞者止見書序伊尹作咸有一德遂以緇衣所引竄入口中又撰其詞於前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喋喋稱字不已不可嗤乎

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眾遂伐夏勝之改其正○惠云詩商頌奄有九有多士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梅云楚詞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

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于一德

德惟一動罔不吉

德二三動罔不凶二三言不一○梅云詩二三其德左成入年傳季文子曰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

降之災是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梅云詩其命維新召誥茲服厥命又曰今王嗣受厥命又曰王乃初服**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惠云論語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孔安國注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梅賾大以孔傳尚書故用其語梅云荀子議兵篇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材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梅云禮王制任官然後爵之論語舉賢材禮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德非一方以善為主乃可師○梅云論語而亦何常師之有程云左成六年傳夫善眾之主也**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言以合於能一為常德**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德之言故曰大○梅云孟子王曰大哉言乎**又曰一哉王心**能一德則一心○梅云荀子用心一也**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言為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眾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梅云大誥克綏受厥命先謙案詩天生烝民**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惠云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

可以生謀棣謂王肅主七廟以驗鄭君故嘗疑僞古文王肅撰也
七廟制始晚周周公制禮以前未之有也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漢
永始四年詔議毀廟事丞相韋元成等主小記之說蓋周公制禮
時文武尚在四廟之中穆共以下二廟當毀以其爲受命之主而
不毀穀梁王制祭法禮器並云七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
晁虞喜干寶之徒咸以爲然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荀
卿法後王又穀梁之徒故主七廟劉歆冊三宗不毀之說班氏和
之王肅又因之以攻鄭於是造僞古文者改呂覽所引商書五世
爲七世孔晁虞喜干寶又皆在僞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
說不知其難經而畔道也皮云惠氏說詳明堂大道錄禘說金鴞
來古錄禮說駁之金謂劉歆有功於經惠氏以爲畔經離道不可
以無辨子謂劉歆亂經之人金氏以爲有功於經尤不可以無辨
漢初廟制不應古法不知迭毀又立廟寢於郡國園陵翼奉貢禹
韋元成匡衡始稍釐正至東漢大壞皆稱宗皆不毀實由劉歆
宗無數之說啟之鄭君以七廟爲周制說本翼貢章匡王肅復作
聖諱論以難鄭張融評之當矣劉歆有降殺以兩之說王肅遂有
尊卑同制之疑不知廟制本於服制服不過五故親廟止於四天
子不別爲高祖之祖與父制服何獨爲高祖之祖與父立廟古天
子與諸侯異者天子有始封祖又有受命祖故商周以稷契爲始
封祖而湯亦稱烈祖文亦稱太祖一爲始封一爲受命故可並稱
祖廟不嫌旣皆稱祖則必皆有廟故禮緯云殷五廟至子孫六周
六廟至子孫七也若諸侯止有始封祖無受命祖故止五廟然據
魯而論周公魯公皆始封祖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是魯亦有

六廟此皆禮由義起而非常數正與周有后稷文武故有七廟相類常數則天子諸侯皆止五廟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是商止五廟之明證禮緯言殷六廟商書言五廟者葢作書時湯猶在親廟也予有天子七廟二祧攷七篇姑著其大略於此

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說見上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惠云國語引夏書衆非元后何戴后非罪無與守邦大禹謨襲用其語此又襲其意而變其詞閻云禮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監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與國語皆以民非后在上與起下后非民乃合告君語氣今倒置之則是告民語氣不容出伊尹對大甲之口矣

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

成厥功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梅云匹夫匹婦見孟子答萬章問伊尹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盤庚

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左哀十一年傳引此經爲盤庚之誥釋文引馬云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殷本紀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爲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不言何時何人所作俞樾云作盤庚以諷小辛傷今思古猶小雅楚茨諸篇之義呂覽愼大篇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亾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然則史記謂百姓思盤庚信而有徵矣百姓思盤庚而作盤庚三篇所重者盤庚之政其首篇述盤庚遷殷以常舊服正法度卽所謂盤庚之政也此作書之本指其中下二篇則取盤庚於始遷之時告諭其民之語附益之故雖三篇而伏生止作一篇也後漢文苑傳杜篤論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

引帝王世紀云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孫不
紀盤庚乃南渡從都于亳正義引鄭注意略同是盤庚之政去爲
行儉之政也故以當時事實而言盤庚中宜爲上篇盤庚下宜奢
中篇盤庚上宜爲下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者未遷時也曰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者始遷時也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者
則又在後矣然則作書者何以顯倒其序乎曰作書之序如此也
盤庚之作百姓追思之而作也思盤庚思其政也始所作者益止
今之上篇載盤庚正法度之言而已無中下篇也然而盤庚未遷
與始遷時再三致告其民者民猶孰而能詳於是亦附其後焉此
中下之篇所以作也是故盤庚三篇宜仍伏生之舊合爲一篇而
其義則從史記案書疏引鄭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
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爲湯元孫七世也又加
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
山川書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盤庚
爲臣時事下篇盤庚爲君時事此古文說皮云漢石經合爲一篇
益本伏生之舊同史公之義若如鄭古文說則三篇非一時作不
得合爲一篇矣漢人以盤庚爲去奢行儉不止杜篤賦言之盥鐵
論本議篇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說苑反質篇殷之盤庚大其
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勁以變天下之觀漢書
楊雄傳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
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翼奉傳臣闐昔盤庚改邑以與殷道聖
人美之張衡西京賦盤庚作誥率人於苦後漢郎顗傳昔盤庚遷
殷去奢即儉後漢紀崔實論世事云昔盤庚遷都以易殷民之弊
荀悅申鑒云盤庚遷殷革奢即約曹翔漢敬隱后領曰盤庚儉而

弗忌皆今文說與去奢行儉之指合漢書孔光傳光議曰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宜嗣光習大夏侯尚書亦今文說也先謙案魏志董卓傳注引華嶠漢書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楊氏世傳歐陽尚書以此經爲三篇漢書藝文志大小夏侯章句二十九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是已分三篇爲三卷矣上篇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者敘作誥之由爲經文立秦既云民不往有居則非遷都後事甚明兪說誤也上篇誥臣以數于民中篇將遷時誥民後兼及臣下篇旣遷後誥臣篇交不素鄭以上篇爲盤庚爲臣時事據篇中我王來及王若曰爲言白虎通引不施予一人爲臣下尊王之詞則是盤庚尊稱陽甲與鄭說盤庚爲臣時事合班氏通義用夏侯尚書然則以上篇爲盤庚爲臣時事亦夏侯遺說不自鄭始也此書大義自當依史記小辛時百姓追思盤庚而作惟遷都之舉始於陽甲爲君終於盤庚綴衆事言先後當時臣民必有記錄追思者本之而作皆紀實之詞與盤庚自爲之誥無異揚彪所云非有異說也

盤庚遷于殷

亳之別名○盤庚遷于殷今文與古文同盤一作般○盤庚遷于殷者據鄭顏傳云昔盤庚遷殷是今文同之證盤一作般者楊雄傳般庚所遷作般洪适隸釋卷十四載蔡邕熹平石經殘碑盤庚下篇首句字作殷甄艕散紓肵釋文盤本又作般周禮司勳注作般庚是古文不異廣雅釋詁遷徙也殷紀集解引鄭云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有尸鄉殷湯所都楊雄兗州牧箴云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與史記

不同史公謂盤庚自河北渡河南所遷是亳殷雄謂盤庚自河南渡河北所遷卽牧野乃今文家異說不如史記足據

民不適有居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民不適有居今文無徵○民不適有居者殷紀云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卽所謂不適有居也民不欲徙者惑於在位之浮言也

率顲眾感出矢言顲和也率和眾憂之人出正直之言○率顲眾感今古文感並當爲戚出矢言今文無徵王嗚盛云僞傳以感爲憂眾憂之人不詞甚矣又因眾憂之人不易王呼召訓顲爲和古無是訓也出矢言爲出誓言文義明順以矢爲正直尤非○今古文爲率顲眾戚者段云古干戚親戚憂戚同字衛包改戚爲感俗字說文顲下云呼也从頁蕭聲讀與蕭同商書曰率籲眾戚眾戚者眾貴戚近臣王嗚盛云曉諭臣民必由近臣始故呼召之下文由乃在位在位卽眾戚也孫云殷紀云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周禮鄭注云盤庚將遷于殷詁其世臣鄭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是知眾戚爲貴戚近臣也矢言者釋詁矢誓也郭注相約誓易晉卦虞注矢古誓字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我王祖乙居耿爰於也言祖乙巳居於此○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今文無徵○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者劉云我王謂陽甲先謙案劉說是釋詁來至也言我王至此命我論汝眾我邦爰居於此耿地者亦既有年非忍輕棄故土也下乃明其不得已之故

重我民

無盡劉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重我民無盡劉今文無徵○重我民者以民命爲重釋詁劉殺也言我民被水害與我殺之無異所謂天下有溺由己溺之也今河圮日甚重我民命毋令盡尼於水

不能胥匡以生卜

稽曰其如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稽於龜以從曰其如我所行○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今文無徵○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者胥相匡救也稽卜以問疑也如台猶言柰何問龜之詞也江云言今民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孰不可不遷於是稽之於卜曰其柰何哉周禮太卜國大遷則貞龜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寍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則遷○先王有服三句今文無徵○先王有服云云者釋詁服事恪敬寍安也書疏云先王謂成湯至祖乙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文與古文同○不常厥邑者杜篤論都賦遺時制都不常厥邑用此經文說文邑國也又云邦國也邑邦義通張衡西京賦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改土以合韻○于今五邦者殷紀云迺五遷無定處㠯見明史公用經于今五邦之文五邦卽五遷也釋文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書疏引鄭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先謙案殷紀云契封商丘湯始居亳帝仲丁遷於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商丘今陝西商州隞卽囂今河南滎陽縣相今河南內黃縣邢卽耿今山西河津縣爲五邦故云于今已五邦矣不與盤庚遷都相涉僞傳五徙併盤庚言之後儒以此篇爲遷都後作與馬鄭說不合非是書疏云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往居亳爲五邦其說迂曲不可從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今文無徵○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者詩傳

承繼也古謂先王言今不繼先王之事是不知天之斷絕我命矣劉云斷命對下承我命積乃命言**矧曰其克從先**

王之烈天將絕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今文無徵○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者釋言矧

況克能也釋詁烈業也**若顛木之有由蘖**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若顛木之有由

蘖古文也今文作若顛木之有粤櫱○若顛木之有粤櫱者說文櫱下云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粤櫱櫱蘖下云櫱

或从木辥聲不下云古文櫱从木無頭梓下云亦古文櫱粤下云木生條也从弓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粤枿古文言由枿朴[illegible]

之是作由者古文作粤者今文櫱蘖一字而異體作蘖者古文作櫱而與粤連文者爲今文矣釋文蘖本又作枿馬云顛木而肄生

曰枿是古文一作枿之證據說文引書粤枿則今文粤櫱亦作粤枿矣段云枿蓋梓之謂體說文云古文言由枿者謂孔安國所傳

壁中古文此許親見孔壁尚書之證左昭入年傳猶將復由此由當作粤猶將復粤與上是以卒滅語意以生滅相對詩序由儀萬

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以生訓由以宜訓儀此由亦當作粤商書古文左傳詩序皆假由爲粤耳說文顛下云頂也槙下云木頂也一

曰仆木也顛字可包木頂之訓木頂可兼仆木之解詁訓之法舉一顛字而顛倒之義見**天其永我命于茲新**

邑言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不可不從○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今文無徵○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者王鳴盛云亳殷本湯故

都而曰新邑者五遷以來所都無定至是復故邦雖舊而邑則新也**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言我

從欲如此○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今文無徵○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者釋詁紹繼綏安也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斆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今文與古文同○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者殷紀云盤庚乃誥諭諸侯大臣史公以諸侯大臣說經文在位由在位以教于民故但云告諭諸侯大臣也說文斆下云覺悟也鴻範云謀及庶民則商家之制每有大事必告知眾庶周禮小司寇亦云以致萬民而詢焉是也○以常舊服正法度者殷紀云法則可修史公說此經意也說文度法制也正謂修正之以有常之故事正其法度卽杜篤輩所云去奢行儉之政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言無有故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今文無徵○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釋文引馬云箴諫也書疏引鄭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教以無伏之廣雅釋詁伏藏也周語師箴百工諫庶人傳語韋注箴刺王闕說文箴綴衣箴也故有所諷刺亦謂之箴

王命眾悉至于庭

眾羣臣以下○王命眾悉至于庭今文無徵○王命眾悉至于庭者宣陽甲之命統於上文曰宇內經言眾皆謂羣臣江聲以爲庶民非也上文明言由在位以教于民又教毋隱小民之諫言則至庭之眾必皆臣下無庶民在內矣隸古定本庭作廷通用字說文廷朝中也蓋朝中無屋故謂之廷釋詁悉盡也

王若曰

格汝眾予告汝訓

告汝以法教○王若曰格汝眾古文也今文格作裕予告汝訓今文無徵○王若曰格汝眾者

代陽甲論眾臣云王如此言也今文格作稱者白虎通號篇尚書日王日稱汝眾皮云白虎通用今文故作稱不作格非誤字也方言稱猷道也是稱猷皆訓道道爲治道之道亦爲教道之道古無二字王莽大誥用今文以大誥猷爲大誥道此作稱者當如大誥之猷莽誥之道稱汝眾謂敎道女眾也或以爲王郎盤庚若曰者小辛時史臣追述之非○予告汝訓者釋詁訓道也告汝以道民之言

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今文無徵○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者說文黜既下也下文亦云汝克黜乃心劉云時眾臣驕侈各懷二心故首告以謀去私心江云無傲慢而懷安較僞傳爲長段云傲本作敖衞包改之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令文無徵○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者釋詁圖謀也廣雅釋詁任使也舊人久於其位者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

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令文無徵古文播一作譎僞傳以修字上屬爲句非○古文播一作譎者說文譎下云敫也商書曰王譎告之段云此壁中故書也王郎謂上先王○修不匿厥指者孫云楚詞王逸注修遠也廣雅釋詁匿隱也釋言指示也說文有指字云意也指亦同旨言王爲數告之言行之甚遠無隱其意指者江云王數告之以所當爲舊人修明之不隱匿其指意王用是大敬之言君臣一德一心也連下王用丕欽爲說

於義亦通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王用大敬其政敎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王用

丕欽三句今文無徵○王用丕欽云云者孫云釋言逸過也王則敬其令無有過言民從其令用是變化二丕字詞也劉云匽厥指德意不下達有逸言則民聽疑惑舊臣無之故能媢于天子媢于庶人也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爲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今汝聒聒今古文並當爲今女懖懖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今文無徵○今古文當爲今女懖者釋文聒古活反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案說文懖下云拒善自用之意从心銛聲商書曰今女懖懖是訓拒善自用者作懖不作聒馬與說文同是古文本作懖也又重文聲下云古文从耳皮云古文从耳作聲則從心作懖者是今文段以懖爲古文聲爲壁書各執一說就經義推之今文之爲懖不爲聒固無疑也僞傳云無知之兒所用本亦必作懖不作聒段云唐以前尙書作懖故釋文大書懖懖今本釋文大書聒聒者因衛包改書字作聒故關寶中李昉陳鄂等並釋文改之玉篇心部云衛包懖愚人無知也耳部云聲無知兒廣韻十三末云懖愚懖無知此皆用僞傳無知之兒爲說衛改懖爲聒者以書疏引鄭云懖聆[illegible]讀如聒耳之聒懖聆[illegible][illegible]難告之兒鄭義與許馬僞孔諸說皆謂不可敬訓不知話言非多言讙聒之謂云讀如聒耳之聒者讀如非讀爲也衛誤認懖聒爲古今字汗簡云聲古文聒字出尙書可證汗簡之說皆出包妄改以後說文云聲古文懖不云古文聒也集韻十三末懖通作聒亦惑於天寶後之尙書蔡沈訓聒聒爲譊譊多言五百年來墨守其說包之遺毒如此○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者江云起造言也信古申字謂申說也此戒羣臣浮言則起信險膚非謂聽信人言乃責其

興造險詖膚淺之語而申說之以惑眾也說文訟爭也所造之言專以沮撓國事故云予不知女所爭何謂**非予自荒**

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我之欲從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如視火○非予自荒茲德今文無徵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古文也今文含作舍惕作施茲予若觀火今文與古文同○非予自荒茲德者江云茲德茲君臣一德也荒廢也言先王與舊人一德今予與汝不能然非予自廢此德也○惟汝含德者孫云史記云舍而弗勉何以成德則今文含德當爲舍德謂汝自舍其德而弗勉也先謙案舍德與荒德語意相對較含爲合○不施予一人者白虎通號篇云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段云今文作施施與惕同在歌支一類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作施廣雅釋詁移施狄歎也曹音施失異反歎亦鼓反皮云白虎通用今文作施與史公說異而與鄭說近鄭以上篇爲盤庚爲臣時事則予一人爲盤庚目其君之詞猶云我天子耳此云臣下謂臣之一人當與鄭同蓋夏侯尚書聞與古文說合也孫云爾雅郭注引韓詩云惕惕悅也言汝不悅從我也詩釋文六引韓詩曰施善也施蓋惕之繹讀善義亦近悅也○予若觀火者夏官序官注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陳云鄭注禮在注書前其讀爟爲觀當用學官所立三家今文使人易曉注又云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鄭意言湯熱可呼觀則火熱亦可呼觀然則此經觀火與司爟之爟皆當訓爲熱觀火者猶言熱火也先謙案蓋謂若火之方揚**予亦拙謀作乃逸**逸過也我不威[illegible]汝

徙是我拙謀成汝過○予亦拙謀今古文當作予亦炪謀作乃逸今文無徵○予亦炪謀者說文炪下云炪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予亦炪謀讀若巧拙之拙王鳴盛云許云讀若巧拙之拙後人遂改尙書炪字爲拙非也經言予威若熱火之猛烈但予之自謀炪威不用亦如火光炪然耳段云類篇炪火不光也玉篇炪火光也鬱也上也字衍當作火光鬱也集韻六衛炪鬱煙兒九迄鬱字下云炪鬱煙出也玉篇鬱字下亦云煙出也然則類篇近是孫云我如爟火之不用其光謂無赫赫之威也陳云今文尙書當與古尙書同作炪謀江云唐本改拙隸古定本亦作炪○作乃逸者江云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鄭注作謂使之也作乃逸者使汝繼逸不從令也劉云作始也爲也言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無逸所謂艱難乃逸也下屬爲解於義亦通

若網在網有條

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網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勸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若網在網有條而不紊今文無微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今文與古文同○若網在網有條而不紊者說文網下云維紘繩也紊下云亂也從糸文聲商書曰有條而不紊言汝當從上教令若網之有網網舉則有條理而不紊亂○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者漢書成紀陽朔四年詔曰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省若農二字引經體不拘也穡作嗇與漢石經殘碑無逸篇合應劭注農夫服田厲其脊力乃有秋收也此今文說以喻盡力遷徙則可永安

汝克黜乃心

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汝羣臣能退去傲上之心施實德于

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汝克黜乃心
四句今文無徵○汝克黜乃心云云者孫云言汝能去其傲慢從
康之心施實德於衆民以至於婚姻僚友乃可大言汝有積德時
諸臣之不欲遷居者方自謂有積德於民於婚友皆虛言也江云
丕字若依本義訓大則大乃敢大言不詞甚矣召誥丕能誠於小
民說文引丕作不金縢丕子之責鄭注讀丕爲不是丕不字通言
汝毋以浮言相煽使民得居樂
土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乎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

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昏強越於也言不欲從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
農苟自安逸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乃不畏戎毒于
遠邇惰農自安今文無徵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今
文與古文同○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者釋詁戎大邇近
也說文毒下云害人之艸往往而生故毒之言害也言水患大害
於遠近我當畏避汝乃不畏大害而不願遷是如怠惰之農苟自
偷安而已○不昏作勞者張衡西京賦云何必昏于作勞反用書
語明今文與古文同釋文昏馬同本或作敯音敏爾雅昏敯皆訓
強故兩存段云昏聲古音在第十三部氏聲在第十二部昏从氏
省不从民唐人諱民誤認爲民聲故高宗有詔改葉昏二字不知昏非
从民也諱昏作昏而適與古合矣昏聲與民聲音韻亦多誤不昏
作勞大司寇注竟爲不慜作勞可證也書疏引鄭云昏讀爲敯敯
勉也是古文經本作昏鄭讀爲敯故或一本作敯文選冊魏公九
錫文嗇民昏作李注引般庚曰不敯作勞而孫炎爾雅注三國志
裴注作不昏作勞然則古本皆作昏一也陳云昏者敯字之渻借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者後漢傳毅傳毅迪志詩云農夫不怠越有黍稷農夫不怠反用書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三句越有黍稷反用書越其罔有黍稷句明今文與古文同叚服字通用說文叚下云治也畝下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越粵字通黍下云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稷下云齋也齋或作粢亦謂之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責公鄉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汝不和二句今文無徵○汝不和云云者說文吉善也百姓謂民言不以善言和諧百姓是汝自生毒害江云此因羣臣以浮言恐猲下民而責之則此百姓是民詩節南山卒勞百姓亦謂民為百姓也

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言汝不相率共從是為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乃敗禍二句今文無徵○乃敗禍云云者孫云方言露敗也敗亦為露粵語畢革[illegible]穢賛者為軌用軌之材者為姦軌同宄釋詁裁危也裁同災言乃致敗禍發露其姦宄之行以自危其身

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羣臣不欲從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從則禍毒在汝身從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今文無徵汝悔身何及古文也今文身作命○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者言敗露之後民皆惡其浮言惑眾惡當讀烏故反諸家訓為以惡導民非也說文奉承也釋言恫痛也言既先見嫉惡於民而又自承其禍痛則悔何及矣○今文身作命者石經殘碑作□□命何及馮登府云上文屢言命下文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與此悔命相應悔命何及卽所謂罔知天之斷命也較悔身義長

相時憸民猶胥

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言憸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敎從我是不若小民○相時憸民古文也今文憸作散古文一作悉猶胥顧于箴言三句今文無徵○相時憸民者釋文馬云相視也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今文作相時散民者石經殘碑作相口散口散卽散也古文一作悉者說文悉下云疾利口也从心冊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从商書曰相時悉民[illegible][illegible]議跱段云悉與憸義同而音異女部孅下曰从女刪省聲此亦當爲刪省聲轉寫譌脫耳刪省聲則與散字異音同王粵盛云立政憸人釋文云本亦作悉馬於彼亦訓利但以爲佞人此則云小小見事之人者彼戒成王立政故言勿用佞人此則偷安而欲沮人謀故云小小見事之人皆望文爲說也時是也散民猶凡民也○猶胥顧于箴言云云者箴刺也孝經言滿天下無口過釋言逸過也則逸口猶口過謂過言也言憸民尚顧畏箴刺恐發言有口過矧我能生殺汝尚可輕發邪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曷何也責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欲以浮言不從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汝曷弗告朕三句今文無徵○汝曷弗告朕云云者孫云廣雅釋詁曷何也莊子釋文引司馬注云沈深也說文抌下云讀若告言不正曰抌疑告言不正是沈字言汝何不以民情告朕反相動以虛言恐衆惑之深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得遏絕之○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今文無徵古文若一作如佀傳其猶可誤解○古文若作如者

左隱六年傳君子曰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莊十四年傳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段云惡之易也四字檃括上文汝不和吉言以下七十餘字蓋以其詞繁而約結之古人早有此法說尚書者謂此四字爲僞孔所刪而擅補之轉使女昜以下三十字爲一句一氣貫注之文中生橫梁矣先謙案說文燎放火也其猶可撲滅者言不可撲滅也鄉作嚮僞包所改

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則惟汝眾二句今文無徵僞傳訓靖爲謀非○則惟汝眾云云者釋文引馬云靖安也[illegible]孫云藝文類聚引韓詩曰靖善也靖又與靜通辭[illegible]廣雅釋詁安靜也義又與安通言汝自作不善以致刑戮咎不在子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賢人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遲今古文並當作迟迟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文也今文當與古文同一作人惟舊器非救舊維新○今文遲作迟者段云集韻六脂云迟待夷切迟任古賢人書迟任有言案此采自未改釋文也今本釋文云遲直疑反徐持夷反自衞包改尚書之迟作遲開寶中又改釋文此集韻據未改本徐待夷之音改與直疑之反不同蓋相傳舊讀故陸兼存之今本釋文譌爲持夷則與直疑不甚別可據集韻以正譌字說文遲下云或从尸作迟般庚作迟自是古本如此石經殘碑人維舊上有言曰二字則今文與古文同釋文引馬云迟任古老成人書疏引鄭云迟任古之賢史○人維舊器非救舊維新者石經殘碑作人維舊□□殺

舊下曰是今文作人維舊器非救舊也舊上無求字下求作救段
云古殳支通用救郎救江云救以求爲聲故借爲求字大司徒以
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日中鄭云故書求爲救是以救爲求又堯
典旁逑亦爲旁救又以救爲逑也潛夫論交際篇人惟舊器惟新
據上句與石經合明今文止作人維舊無求字下句器維新約經
爲文明器非救舊下有惟新二字惟當依石經作維今古文之異
也皮云風俗通窮通篇三國志王朗與許靖書引書皆作人惟求
舊蓋三家本異或有惟字與古文合江云引此言者明用人當用
舊人故我不絕爾善用器則不然舊則
當更新者以喻國邑圮毀當遷新邑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

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
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古我先
王三句古文也今文予下有不字逸一作肄○今文予下有不字
者五經異義引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
用非罰案先王謂湯也殷紀云般庚誥諭諸侯大臣曰昔我高后
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即約此文非罰謂罰之不當也逸一
作肄者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云公惟司徒之孫太尉公之允
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肄勤此今文作肄勤之證皮云詩谷風既
詒我肄毛傳肄勞也左昭三十年傳若爲三師以肄焉杜注肄猶
勞也肄勤謂勤勞王事蔡舉楊祖考勤勞王事正用盤庚乃祖乃
父胥及肄勤之義又蔡邕中鼎銘宣力肄勤肄勤亦郎肄勤小宗
伯肄儀爲位注故書肄爲肄曲禮君命大夫與士肄學記宵雅肄
三釋文皆云肄本作肄是肄與肄通
蔡用今文作肄勤賓勝逸勤之義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

選數
也言

我世世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古文也今文掩作絕○今文掩作絕者詩文王疏引五經異義云謹案易爻位三為公二為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云云引見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也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皮云詩引此經為諸侯賜大夫世祿興滅國繼絕世之證與大傳說同用今文義也司勳事功曰勞言乃祖父有勞於王室我先王以來世世選錄汝祖父之勞故我不絕棄汝之善不絕者大傳所云諸侯子孫采地不黜也限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今文與古文同一無大字與字偽傳以大享為烝嘗本鄭說○今文同者大傳云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三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一無大字與字者韓詩外傳說與大傳略同惟云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為異引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無大字與字樵譏酙譙敏它陳云外傳與大傳說同足證三家詩皆用今文尚書五十里諸侯采地以十里較大傳少五里然以百里諸侯七十里諸侯例之其采地皆遷減十里外傳是也大傳以十五里五蓋衍字皮云陳說非也春秋繁露爵國篤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與大傳合則大傳十五里不誤外

傳脫五字耳伏韓之說與古文說不同證以董書則宋地不雖使其子孫賢者守之即附於諸侯之附庸其先百里之國其後爲稱字之三十里其先七十里之國其後爲稱名之二十里其先五十里之國其後爲稱人氏之十五里殷爵三等附庸亦分三等其數正合春秋時紀季以酅入于齊此國滅而宋地不滅之證公羊傳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是附庸亦得立五廟蓋子孫有罪雖而猶得爲附庸立五廟以祠其受封之人此古者興滅國繼絕世之義也今文家解此經並不訓爲功臣配祭則上句享字上不必加大字下句享字上不必加與字矣此則當從外傳無大字與字爲是今本大傳疑後人據古文尚書增之司勳凡有功者名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鄭注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詞也般庚告其鄉大夫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大享謂烝嘗也惠云王者吉禘之禮行於春夏謂之大禘行於秋謂之大嘗行於冬謂之大烝左傳烝嘗禘于廟是也祭統之大嘗禘司勳之大烝皆喪畢之吉禘一也又云烝嘗禘本四時之祭吉禘因之而有大禘大嘗大烝之名又云祭莫大於喪畢之吉禘一王終嗣天子即位奉新陟王升合食於明堂上自郊宗石室旁及毀廟下逮功臣無不與食合數十世之主行祀天之禮故謂之大禘孫云大享謂禘祭于明堂曲禮大饗不問卜注云祭五帝於明堂禮器大饗腥注云大饗祫祭先王也疏引鄭注論語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禮器又云大饗其王事與下言諸侯之貢諸侯之賓是大饗卽禘祭也商頌長發大禘之詩云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惟禘有諸侯助祭公羊文二年何休注禘所以異於

祫者功臣皆祭也案經云大享卽禮記大饗也云爾祀其從與享之知爲禘也鄭云大享謂烝嘗者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祭統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云謂夏殷時禮也祭統又云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象此則大享當是禘嘗而鄭以爲烝嘗者據司勳文也書疏云嘗是烝之類故鄭以嘗配烝秋冬之際尙及功臣則禘祫可知又釋大享云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礿祠爲小鄭難舉烝嘗爲大享亦未嘗不兼祫禘也爾雅禘爲大祭凡祭之大於餘祭者皆得爲禘故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夏至祭感生帝於南郊及宗廟五年一祭皆爲禘左傳云烝嘗禘于廟是烝嘗亦得名禘也王鳴盛云公羊文二年傳何注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是禘有功臣祫無功臣然祫祭兼毀廟未毀廟之主所祭旣多國不便更及功臣禘難穆主於文廟昭主於武廟所祭差簡但禘祫皆序昭穆雜以功臣則非序昭穆矣當專主烝嘗爲是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各從汝善惡而報之○作福作災二句今文無徵○作福作災云云者江云作災猶言作威也威福之加必當功罪孫云祭統云古之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非德謂發爵賜服之不當者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予告汝于難今文無徵若射之有志古文也今文

射作矢○予告汝于難者書疏引鄭云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先謙案據下句則難屬心言鄭說是僞傳專言行事於理未圖○今文射作矢者石經殘碑作口口口有志不能據證王應麟藝文志攷云漢人引若矢之有志既夕記志矢一秉注志猶擬也書曰若射之有志陳云疑鄭所引書亦作若矢之有志書疏引鄭云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己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朱彬云志古通識索隱引作讖幟猶埻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從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古文也今文無作毋老作翁弱作流○汝無侮老成汝者老侮誤倒書疏引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段云唐石經作人無老侮成人僞傳侮老之亦當爲老侮之今本作侮老者因老成人三字口習既熟又誤會孔傳故致倒亂漢書趙充國傳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此老侮之義也今文無作毋老作翁者石經殘碑作女毋翁侮成人黃伯思東觀餘論同段云翁猶狎侮也翁蓋狎之段借字皮云淮南地形訓其人翁形注翁讀脅幹之脅漢書王莽傳動靜辟脅顔注翁脅之聲相近義則同此翁蓋借爲脅以勢脅侮之不聽遷也先謙案翁狎翁脅皆雙聲字於義並通○無弱孤有幼者臧鑴室云左傳華臣弱皐比之室杜注弱侵易之此弱義同今文弱作流者石經殘碑作毋流口口口孫云鄉飲酒鄭注流猶失禮也皮云管子宙合篇君失者則風律必流注云流謂蕩散此流字亦當作蕩散解先謙案皮說較長既爲水患所蕩析不遷則人皆流散矣王鳴盛云經意謂毋老侮其成人者毋弱孤其有幼者王引之云老侮與弱孤對弱孤猶弱身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盤庚救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各長于厥居三句今文無徵○各長于厥居云云者厥居謂新邑各為永久之圖勉盡心力作為猷謀也言聽我一人之謀為段云釋詁猷已也作猷猶作輟若後世言指揮進止也於義亦通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為善○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今文無徵用德彰厥善今文與古文同彰一作章偽傳伐去其死迂謬○無有遠邇者言遠近親之一體孫云遠則諸侯近則臣工用罪伐厥死者以罪則誅伐至死不輕宥○用德彰厥善者後漢濟北惠王傳魏志高柔傳引如此廣雅釋詁彰明也今文彰一作章者漢書楚孝王囂傳王嘉傳引皆作用德章厥善

邦之臧惟汝眾有善則眾臣之功○邦之臧惟汝眾古文也今文作國之臧則維女眾○今文作國之臧則維女眾者周語內史過引般庚如此邦國惟維今古文之異多則字韋注臧善也國俗之善則維女眾歸功於下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佚失也是己失政之罰罪己之義○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古文也今文作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今文作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者內史過引如此多則字是字佚逸古通用韋注逸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其罪當在我皮云韋注不言古今文同異疑古今文同注義或本今文家說作國作維亦與今文合也釋言逸過也郭注引書亦作逸罰

凡爾眾其惟致告致我誠告

汝衆○凡爾衆其惟致告今文無徵○凡爾衆其惟致告者命致其告詞於下使咸知之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自今至于後日今文無徵各恭爾事今古文恭並作共齊乃位度乃口乃口今文作爾口僞傳以法度居汝口不詞○古文恭作共者段云共孔訓奉與甘誓牧誓同衛包安改爲恭恭不訓奉也陳鄂於宋開寶中删去釋文共音恭之語書古文之厄至斯而極今文恭作共者漢石經殘碑作各共爾事釋詁共具也○今文作齊乃位度爾口者石經殘碑如此齊乃位者廣雅釋言齊整也言整肅其位勿秦亂度爾口者度當爲㪔江云古人作字輒有從其聲而省其文者如邇作爾諸作者說作兌之類皆是此經以度爲㪔省去支旁說文㪔閉也閉塞其口於誼允當

罰及爾身弗可悔

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罰及爾身弗可悔今文無徵○罰及爾身弗可悔者江云示以梗令則有罰徵懼之段云今文尙書般庚三篇爲一篇然蔡邕所書石經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般庚旣之上空一字自隸釋所載迄錢唐黃易所藏殘字翁方綱所摹勒皆然則上篇中篇相接處亦必空一字可知雖爲一篇固有區別蓋書序云作般庚三篇殷本紀亦云作般庚三篇書序不待壁中而始出故般庚之列爲三亦不待壁中本出而始分也